

三河巷是县城东门大桥外的一片自建房，住户杂七杂八，有本地人，比如吴木匠家，有农村上来讨生活的，比如拉板车的老陈家、做水果生意的老赵家，也有少数像我一样的上班族，买了地造房在此，我家后门陶家也是。

大家见面熟，但各过各的日子，不来往。尤其是我，走几步就到了巷子中的学校上班，回家就关屋里，读读书、写写字，像是小隐隐于巷。

那年夏天，去菜市场的路上，不知是谁撒下的种子，路边忽然开满了晚饭花。路有一百多米长吧，红的花，黄的花，真好看。再匆忙的人都会分点神，看看它们。最分神的，应该就是我。我特别感激那个有心人，她还是他，应该是她吧，应该是这条巷子这条路上的某个女子，在别处被泼天泼地的晚饭花打动了，要把它们的美也播到自己生活的区域里，一定是这样的了！

接下来行动的就是我。秋天花落了，我常蹲在路边收集那些小小的黑地雷一样的籽。我也要把它们播到更多的地方去。于是第二年，我们那条巷子凡有泥土处，就有了晚饭花的身影。我家门口就热闹闹开了一片！我们年年都有花看，都有花陪，它们却从来无求于我们。春天花发夏天开，开到秋尽冬来，然后籽落土埋，东风再待。一年年里，花在那里，让日子就多点不一样了。

那些年，孩子正是淘神的时候。个子使劲蹿的男孩，打游戏，玩手机，不爱学习，不听劝告……像迷失了自己的羔羊。好多时候，黯然伤神的我，站在晚饭花边，一站就是半天。花不语，但花如笑，在默默里疏解我的情绪，让我又回到屋里。后来回想，走过这段难熬

妈妈平时除了在菜地里种菜，便是给人做做手工，好歹能赚到些钱，爸爸一般就去沙场出卖劳力，一天能赚个几十来块钱，爸爸妈妈一直告诉我和哥哥：学习是唯一的出路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走出大山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父母格外重视我和哥哥的学习情况，哪怕再难也一定要让我们念上书，我和哥哥学习也很用功，成绩算得上是名列前茅，教我们的老师看我们用功，送了我俩一个糖果，我们一路颠簸，走过弯弯曲曲的小路，到达了一个由土砖砌成的破房子门口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妈妈正在做着简单的针线活，我把糖果

递给妈妈，告诉她这是我和哥哥表现好得到的糖，她只是笑笑，摸着我和哥哥的头说，妈不吃，娃娃们吃。我没有再坚持，也没有自己吃掉，而是把这个小小的糖果放进家里放零钱的小铁盒里，妈妈就去



开满晚饭花的小巷

白海燕



水天一色 李登求 摄

的日子，真有晚饭花的功劳。

那时，弟弟租房也在三河巷，离我不远。大病初愈的他请假在家。有天，他路过我门口，也被花留住，说，“这花开得真好！”我忽然有了想法：要在父亲的坟地里也撒下种，让那儿也遍地的美。弟弟很赞同。我们甚至觉得父亲听了也一定很赞同。他本来就是个讲究的人。

第二年清明上坟，我们真带了一矿泉水瓶的花籽，撒落在那片坟地。可是我们姐弟的愿望到底落空，夏天再去时，什么也没看到，只荒草茂盛。为什么呢？至今都是个遗憾的谜！

那时，隔壁倪家那条叫欢欢的母狗还在，是条安静招人疼的狗。当它胖胖的女主人打麻将去了，瘦瘦的男主人开车去了，它常卧我家门口，就卧在花边。我常蹲下来，抚摸它，它静静享受这份亲昵，我也静静享受这份信赖。那一刻，人、狗、花，都像同质的生命，世事不扰，真好。

那时，对门李家的两个女儿一天天长大，她们出出进进，身影动人。谁都被提醒，她们是将要打开的蓓蕾了！她们的弟弟阿康总像跟屁虫一样黏着姐姐们。她们勤快能干妈妈天天把屋子收拾得亮堂照人，而那个好脾气的爸爸常坐后门

口，听妈妈唠叨。晚饭花也开在他们的窗下，静静的，像一户人家的人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门前斜对过的老九喝了酒，常吹起笛子。笛音悠扬，花影映墙，是我喜欢的。老九也没个正事，老婆在菜市摆小摊，有几年他就拾破烂，屋子塞得那个乱！他自己也胡子拉碴，乱糟糟，是被老婆嫌弃的男人自暴自弃的样子。但他不缺快乐劲，几杯酒下肚，文艺细胞就被激发了，大声唱，或者吹拉。邻居们什么感觉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喜欢。

我喜欢的还有后门斜对过周爹爹家的画眉。周爹爹有两个漂亮女儿，都嫁得远，老伴也走了，他就爱养个鸟，种个花。花鸟就是他的伴。鸟笼子挂在二楼檐下，画眉们唱起来，周爹爹坐在屋里不孤单了，我在厨房里忙活，听着也愉快。我把晚饭花的种子也给了周爹爹，那院子花开得像灯一样，老人的脸也亮了。

后门口的丁家，是非常能干又和善的两口子。丈夫再忙再累，都有一张笑脸，我曾发现他笑眯眯的样子像我的初恋。女人也吃得苦，做人慷慨。他们的二娃还和我同一天生日，年年我都要吃他送来的蛋糕。让我怀念的还有他们的猫，一只白白的大猫，被男主人当女儿喜欢着，谁叫他们有两个男孩呢。被当女儿喜欢着，还有长长花季的晚饭花吧。他总爱捧碗出来吃饭，花儿就离他不远……

夏爷爷挑水浇菜走过花旁，张奶奶下河畷捣衣经过花边，疯婆子赤脚来来回回也在花前停停，孩子们追逐打闹时也忽然看看花……

秋冬的时候，总有妇人或者女孩在我门前拾籽，我知道它们又将被带到一个新地方，美丽别人的时光。就像当初的我一样。

抹着爸爸那沾满血的嘴角，一遍重复道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……”

我和哥哥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，并成功拥有了去县城读书的机会，可却需要近小万块钱的费用。爸爸虽然还在沙场工作，身体却开始吃不消，挣的钱也越来越少，妈妈靠着她做的手工每天也只能赚到10块钱。屋子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又是爸爸剧烈的咳嗽声打破了这寂静，他声音嘶哑着，“钱的事不用操心，我……很快就能给你们……凑到一万块钱。”我和哥哥递了杯热水给爸爸，让他多喝热水，他只是抿唇笑，我和哥哥快速收了些旧衣服，拿出爸爸给的零用钱，准备前往车站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告诉爸爸妈妈会把外面的世界看个遍，再回来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多么精彩，临出发前还一再叮嘱，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身体，等我们成才，一定带你们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爸爸妈妈笑着目送我们出了家门，却在回头走向车站的那一瞬间，低头落了泪，爸爸抑制不住的咳了一大口血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……

那些天，我每天都在做梦，梦见爸爸身体越来越好，梦见我们都考取大学，带他和妈妈去看外面的世界……

我的梦

朱子寒

灶台端了些稀饭，勉强当我和哥哥的午餐，吃完，我们去帮妈妈在菜园里除草，烈日炎炎，活干完，我们又走去学校，听语文老师绘声绘色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绚丽多彩，更渴望走出这大山。

爸爸回到了家，拖出家里的小木凳子，一屁股便坐在门外，从裤袋里掏出小烟包，妈妈站在他的身后，与父亲一同望着漆黑的天空，父亲的咳嗽声划破了寂静，他掏出外皮褶皱了的小本子，本子里夹着一张病历，写着“肺癌早期”，声音嘶哑，“不想治了，要太多钱了，娃儿们还要上大学，我想让他们去外面看看……”妈妈也哽咽了，支支吾吾吐不出一个字，缓了很久也只是说：“赵啊，咱别去沙场了……”爸爸摇摇头，“我还要赚钱养你们呢，放心，我没得事。”妈妈启唇想再说些什么，爸爸却起了身，将烟包丢掉，说着“困了”，走向屋里，躺在我身边的

硬铺上。

爸爸日渐消瘦。我和哥哥心疼爸爸的身体，认为他天天去沙场劳作，却没有足够的营养而变得日益消瘦。我走进房间，打开了装着糖果的小铁盒子，却发现糖已经化了，变得黏糊糊的，我用指甲去拽糖果纸，终于把大部分的糖果递给了爸爸，而剩余那些粘在铁盒上的糖渍，我和哥哥就用手指沾上，尝着指尖传递给舌尖的短暂的甜蜜。

妈妈看到这一幕，转过头，擦了擦眼泪。

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又坐在屋外，爸爸剧烈咳嗽着，声音嘶哑，说：“我差不多了……”妈妈扶着爸爸的肩膀，声音颤抖着说道：“你瞎说啥呢……”微风徐徐，一滴晶莹的泪光落在了爸爸的肩头，爸爸感到肩头的湿润，边咳嗽边起了身，想抹去妈妈眼角的泪，却猛地咳出一大口血，正好喷在妈妈那破烂且布满泥沙的衣服上。妈妈看到这一幕，颤抖着双手，不停